

(明慧网大陆通讯员综合报道)今年五月十三日是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全球欢庆之时，同往年一样，全球各地政要纷纷发来贺信与褒奖，表示诚挚的祝贺。

从五月六日起明慧网刊登了近百项褒奖与贺信，这些纷至沓来的支持来自美国、加拿大，褒奖与贺信的发起者和签名者的身份包括：国家总理、州众议院、州参议院、州长、众议员、参议员、市议会、市议会议员、国会议员、郡长、市长、社区主席、审计长、人权协会主席。

细读这些褒奖信函，从中可以提炼出六组关键词，那就是：

“真善忍、祛病健身、道德提升、弘传全球、在残酷迫害中坚守信

纷至的褒奖 历史的见证



仰、称赞与祝愿。”

这六组关键词也正是今年收到的近百项褒奖的核心内容。这近百项褒奖虽然来自不同的



图：世界村活动中人们围在法轮功展台前了解真相

芬兰世界村活动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第十二届“世界村”庆祝活动。“世界村”是展现多元文化的庆典，每年都吸引着几万人参加，是芬兰最热闹的活动之一。

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祥和的功法演示吸引了很多人观看和学炼，人们也不断询问学功的地点和时间。当芬兰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暴行。

欧洲议会议员、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蒂·浩塔拉(Heidi Hautala)女士在演讲中说：“中共残酷地有系统地迫害法轮功，把他们说成人民的敌人，我认为我们必须为他们（法轮功）说话，因为他们是真正有利于所有中国人福祉的群体。” ◇

地区，以不同的文字表达，但是逐一浏览就会发现，它们传达出的信息是相同的，就是这六组关键词所涵盖的内容。

各国政要代表当地民众发出褒奖，传达的是民众的呼声，而这种呼声的基础自然是事实与公义。那就是，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体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为人类铺就了一条返本归真的永恒之路，在连宵风雨中，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彰显着大法的威德，也预示着光明的未来。◇

《生死之间》获芝加哥国际电视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四十七届芝加哥国际电视奖颁奖典礼上，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生死之间》（英文版），荣获第四十七届芝加哥国际电视奖调查类新闻纪录片的“优秀奖”。

芝加哥国际电视奖又称雨果电视奖，是国际电视界的一个重要奖项，自一九六五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见证了电视业界最杰出和富于创新性的作品。

今年，评委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众多电视作品。其中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生死之间》以其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严重人权罪行的深入而严谨的报导，成为调查类新闻纪录片的三部获奖作品之一。

影片从近十年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大幅暴增，以及有钱的病人超短的器官等待期谈起，展开了对大量不明身份的器官供体的调查。通过分析中共官方的器官移植数据及媒体报导，采访调查人员、专家和大量证人，以及引述以色列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主犯的证词，证实了中共政权为了谋取巨大的金钱利益，系统性地建立法轮功学员及其他政治犯的器官资料档案，并根据病人的配型要求，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器官的邪恶罪行。◇



“优秀奖”证书



三十多年的仇疙瘩是怎么化解的？

费了多少口舌，还是次次宣告失败。

【明慧网】河北迁西县城往南十来里的地方有个村，村里住着这样兄弟俩家：

其兄早年成家独立门户，不幸的是弟弟没成家，父母就早早去世了。从此兄嫂对弟弟照顾有加，弟弟对

兄嫂也十分恭敬。后来有人给弟弟介绍对象，在谈家当过程中，兄嫂为了促成这桩婚事，使弟弟也有个象样儿的家，就把父母遗留的共同房产说成是弟弟的。不久弟弟结了婚，了却了兄嫂的一大心愿。

婚后，弟媳不承认父母留下的房产有兄嫂的份儿，这也情有可原，可是弟弟也不承认了，说房产都是自己的。这一下可把兄嫂气坏了，说弟弟昧了良心。从此兄弟两家断绝往来，甚至闹到了脑袋撞个大疙瘩也不说话的局面。

弟兄间闹矛盾，乡亲们都很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调解说合，不知用了多少夜晚，也不知

两家各说各理，各执一词。三十多年了，谁也解决不了兄弟间的矛盾。一提此事，村里人就说，那是谁也解不开的仇疙瘩、铁疙瘩。

一九九九年春末夏初，村里传出兄弟两家和好的消息，乡亲们都感到非常惊讶，纷纷打听缘由。

原来，一九九九年春，嫂子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她想：我是修真、善、忍大法的，连自己的亲小叔子家都不说话，还算什么法轮大法弟子呢。于是她多次劝丈夫与弟弟和好。恰巧时逢小叔子家建房，两口子商量商量就主动帮弟弟建房。开始其弟仍不理睬，象没看见一样，干完活管其他人的饭，就是不管兄嫂的饭。但是他们不怨不悔、不气不恨，照样抓活干，不管饭自己回家吃，吃完饭回来接着干。大约一周左右，他们的行动终于融化了弟弟那颗冰冷的心，两家和好如初、其乐融融。

这段佳话在乡亲们中传颂，法轮大法的美好也因此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传道授业育桃李



郝杰（化名）是一位年轻的中学男教师，也是班主任。每次开学时，就有很多家长送礼，他收到的信封和红包有几千或上万元的礼金，有的在礼盒里装上昂贵的纯金戒指或手链，还有的送上昂贵的外国名牌手表等等。

一天上完课，郝杰把所有学生家长送来的礼品摆在了讲台上，给全班同学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他严肃而诚挚地说：我桌上放的这些礼品，都是你们的家长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送给老师，是想叫老师对你们重视一点，负责一点，让你们将来好考取重点大学，有好的工作单位。但是，我提醒你们，靠送礼这样的不正之风是不可能让你们达到好成绩的。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你们的老师希望你们首先学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让你们的家长为你们多操心，你们要真正通过自己的吃苦，自己的努力，认真学习，才能考取各类重点大学，因为只有付出努力，才会学到真本领。你们等会儿把你们家长送来的礼拿回去，告诉你们的父母，老师不收任何礼也会对你们负责，教好你们的；并请转告，老师谢谢你们的家长，请家长放心。以后，谁也不要送礼了。

在郝杰辛勤、认真、负责的教导下，学生们都把“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记在心里。让人欣慰的是，他教的班，每年都是纪律最好、班风最好、成绩最好、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最多。（文/武汉法轮功学员）◇

九个字让我绝处逢生

我今年四十九岁。在前几年突然得了脑梗塞，在河北承德市宽城医院开颅，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心里非常着急。后经人介绍到丰润某私人医院去针灸，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能走路了。这时我院的王姨（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奇迹出现。可当时我似信非信，并没有认真念。时间不长我又得了乳腺癌，到宽城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之后时间不长第二个乳房又得了乳腺癌，而且扩散了，医院都不给治了，判了死刑。在绝望之际，邻居王姨再次告诉我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次我可真的认真念了，念了一个多月后，奇迹出现了，在我办退休手续时经过体检发现：癌细胞不见了！

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和我家人都从心里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



双城市刘桂云多次被迫害

双城市周家镇刘桂云生活不幸，修炼法轮功才从痛苦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九九年七月后多次被绑架勒索，被劳教一年半，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瘦得皮包骨才被放回。下面是刘桂云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刘桂云，女，生于一九五五年，家住在周家镇东安村。以前曾受过很大的打击，女儿十几岁被人害死，终日以泪洗面，泪水不知不觉便流了出来，有时半夜跑到女儿的坟前痛哭一场，整天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九八年邻居向我介绍法轮功，我便和她去了炼功点，通过学炼法轮功，慢慢地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没想到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不让学，我就想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了北京，还没到信访办呢，我和一个同修就被便衣骗到车里，便衣称是炼法轮功的，问我俩是哪的，我们说是哈尔滨的，他说他也是。我和同修被关押到驻京办事处。周家派出所到家里要2000元钱，说是去北京接人的路费。家人在两位同修家借了2000元钱给了周家派出所。在京关押三天后被周家派出所（吴德生等）押回关入双城市拘留所。被关押十九天后，让家人拿饭费，但没让回家，把我俩劫持到周家敬老院，一个星期后，不知他们写了一个什么单让我俩在上面签字，又让家人

拿饭费，两次好象一千多元，才被放回。

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去哈达王讲真相，被恶人构陷，被周家派出所关押几个小时，勒索家人5000元钱（家里没钱，娘家哥哥怕我被关押吃苦，给拿了5000元），我才被放回。

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我正在家中做饭，韩忠新（东安村村长）领着周家镇镇长高金鹏，东安村代理书记胡宗申等人到我家，翻走我的法轮功书籍，把我绑架到双城拘留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第三天他们强行给我灌食，七天时又给我灌食，（有法轮功学员被灌死），在那里关押十二天后，我被诬判一年半劳教，送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在劳教所我先被关押在集训队，从早上一直跑到晚上。跑不动，狱警便用鞭子抽打。后我又被转入监区，从早六点到晚七、八点钟奴役劳动（挑方便筷子等），还给法轮功学员定量，完不成数量就不让睡觉。我因为炼功被狱警用棍子打得不能动。我被关在小号，被逼坐在小凳子上，恶人放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电视，如不听便会挨打。我们每天三次被逼着举拳头骂师父、骂大法，如不照做，便遭受拳打脚踢。吃的是窝窝头和荤油汤，很难下咽。明知法轮功好还被逼着说不好，在这种精神的煎熬中和长期劳作的双重压力下，我的身体越来越糟，

全身无力，吃不下东西，瘦得皮包骨。狱警怕我死在里面，提前通知周家派出所和家人将我接出。

这些年我多次被迫害，家人和亲属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 ◇



不畏酷刑 坚持正信

【明慧网】现年三十八岁的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绑架数次，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津铁路看守所、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渔山劳教所、天津河西看守所遭受迫害；2003年5月31日又被非法判刑9年，期间多次遭受酷刑。

2000年秋，周向阳在双口劳教所时，警察魏威在一间密室里殴打他，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魏威一阵拳打脚踢把周向阳打倒，逼问：“还炼吗？”周向阳慢慢地站起来，看着魏威，没有言语。魏威狂妄地大叫：“双口劳教所还有不怕我魏爷的！”又开始拳打脚踢，将周向阳的脸打出了血，再次将他打倒在地，又逼问：“还炼吗？”周向阳又慢慢地站起来。

魏威见周向阳依然如故，更加发疯般地抽打他的脸；周向阳的脸开始变形，他又一次被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周向阳又慢慢地站起来。魏威就又抽打，周向阳倒地后就又站起来。恼羞成怒的魏威疯狂地大叫：“我今天打死你！”

失去理智的魏威拿起一根镐把开始毒打周向阳。这一次，周向阳被打得昏倒在地。过了一会儿，开始不自觉地抽搐起来。抽搐了一会儿，他渐渐地苏醒了，在地上挣扎着、挣扎着，颤颤巍巍地挣扎着又准备站起来。

魏威这时叫道：“等一下，我服你了行吧，求求你等我先出去后你再站起来。”魏威说着，一溜烟儿跑出去了。 ◇



当老百姓买不到货真价实的香油时

【明慧网】香油（即芝麻油）是中国人、特别是北方人喜爱和家中必备的调料。拌个凉菜打个汤什么的，加一点香油，浓郁的香味便扑鼻而至。可是现在人们却越来越难吃到货真价实的香油了。为什么？还不都是掺假造成的呗。

笔者有一个熟人，以前做假香油卖。怎么做？就是用一些便宜的像松籽油之类的油，和香油掺在一起。先做实验，看一斤油里加多少香油能让人识别不出来。再后来，随着假香油的泛滥，兑进去的香油比例越来越少。再到后来，他就没法做了，因为他买来的香油就已经是假的了，也就没法做了。

笔者一个同事去油坊买香油，和店主说：油壶先放这儿，价钱多少都行，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但是你得给我纯香油，一点假都别掺，你家吃的啥香油你就卖我啥香油。说得店主不好意思。过几天拎回家一尝，是够香的，可是还不如以前的货真。

有时和朋友聊起这个话题，知道内情的说：这么说吧，你就在油坊里蹲着看，从炒芝麻开始，再到一遍一遍地磨，最后到给你装好，你都保证不了你买的是纯香油。

如果真有一家油坊，从来都不带掺假的，恐怕方圆几十里地的人都要来买他的油。可是这样的油坊太少太少了，因为假油的利润太高，在现如今谁嫌钱扎手？何况香油的名声早已烂掉了。你说你能吃到真香油，除非



你家就是磨芝麻香油的。这年头，油坊的亲戚都很难指望吃到真香油。

可是在河北省遵化市西留村乡蒲池河村就有这么一家专卖真香油的油坊。油坊的主人叫闫福相，老伴叫刘淑珍，老俩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们家磨的香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而且还不缺斤短两。方圆几十里，十里八村的人都爱买他家的香油。乡亲们说：买着有底、吃着放心。就连西留村乡政府和西留村派出所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爱买他的香油，有的工作人员还向朋友推荐说：就买他家的香油，好着呢。

知道内情的人都非常放心，因为这老俩口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修的就是真、善、忍，要掺假，那还

是真吗？这个“善”也好理解，把香油货真价实地卖给人家，不欺诈，以诚待人，那就是善嘛；而“忍”似乎比较难一些，利润肯定没有造假来得多来得快，还要比掺假多付出。可是修炼嘛，又没有人逼迫，全凭自己那颗心去修，不按真、善、忍的标准做，那就不是法轮功修炼者；要按法轮功的要求做，那就绝不能掺假。

这对朴实善良的夫妻在当地的名声很好。不说别的，就香油这件事儿，人们就不用担心吃假的。可以说，他家的香油卖多远，他们的名声就传多远。提起他们时，乡亲们都赞不绝口。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对好人，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今年五月十二日，遭到遵化市西留村乡政法委书记高洪举、李新等二十多个人的绑架，被劫持到遵化市拘留所非法关押，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其他的都先不说，就说他家卖的香油这档子事，当人们去买香油，发现油坊已经关门了，人们会怎么想？如果将他们夫妻这样关押下去，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还能吃得着货真价实的香油吗？噢，非得让他们放弃真、善、忍，那不是逼着人家去造假吗？非得让老百姓吃假香油不可，中共这帮子恶人才心安理得？真叫人不可思议。（文／乡音）◇



咏竹

南国翠竹郁葱葱，
高风亮节自始终。
心空无欲乃刚直，
傲立挺拔天地中。

咏松

根植黄山岩缝中，
身于峭壁仍从容。
任凭雨雾狂风扰，
昂首奋发向大穹。

前车之鉴：得势整人，失势被整

李德裕（787～849年），唐代大臣，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他反对李宗闵、牛僧孺集团，是牛、李党争中的李派首领，后遭牛派打击，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而死。

李德裕被贬到朱崖，在望关亭作诗道：“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他走进途中的一座寺院中，见墙

壁上挂了十多个葫芦，便问僧人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药？”僧人回答说：“是死人的骨灰，他们都是在太尉（指李德裕）当权时，被太尉怀恨、遭贬而死去的人。死后，焚骨贮灰，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子孙来取。”

李德裕听后，惨然若失，在路上心痛难忍。当天夜里，便死去了。

当年得势整人，后来失势被整，历史竟如此惊人地相似！

（据郑瑄《昨非庵日纂》）◇